

T 5752.03/8181.1(12)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right margin,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10'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訂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十二

聖歎外書

第三十八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此回止黃通判讀反詩一段錯落扶疎之極其餘止看其  
敘事明淨徑捷耳

潯陽樓飲酒後忽寫宋江腹瀉是作者慘淡經營之筆蓋  
不因此事便要仍復入城尋彼三人則筆墨殊費不復入  
城尋彼三人即又嫌新交冷落也此正與林冲氣悶連日  
不上街來同法





寫宋江問三箇人住處此三樣答法可謂極盡筆墨之巧  
至行入正庫飲酒吟詩便純用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筆氣  
讀之令人慷慨

篇首女娘暈倒一段只是喫魚後借作收科更無別樣應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捺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攔在說道四  
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  
地下把火一喫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  
油皮因此那是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干好萬好他的爹娘聽  
得說是黑旋風一句便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里敢說一言看  
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箇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  
敘鏗宋江問道你姓甚麼那里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

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箇女兒小字玉道

他爹自教得他幾箇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

爲他性急反映李逵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

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箇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

他說得本分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

宋江只將息女兒日後嫁箇良人免在這里賣唱那夫妻兩口

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曾

說反映李逵說謊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

謝道深感官人救濟戴宗埋冤李逵道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

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非寫戴宗小哉相正李逵道只指頭

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曾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



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

絕倒之語可謂刻畫

宋汪等眾人

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

寫李逵無錢作主反來大

腹作客後忽生出宋張爭還酒錢一段前後照射令人不堪

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

宋江那里肯

醜

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

醜張

順苦死要還

醜

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弟見

兩箇也兀自要來投透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音非

足為禮戴宗勸道

醜

宋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

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杯復禮

醜

張順大喜就

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箇宋老兒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箇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

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

寫宋江

只如此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天

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宋

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大銀與李逵

宋江只如此

道兄弟你將去使

用戴宗也自作別和李逵趕入城去了

神妙之筆更不寫李逵謝亦不寫李逵別

只

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

寫宋江只如此

留一尾自喫宋江因見魚

鮮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時

只如此

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

昨日之敘為見三人也既見三人了明日

腹瀉睡倒其法與林冲連日氣悶不上街來正同

最好營裏眾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伏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

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

餘就謝宋江寄書

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到在牀眾囚徒都在房裏看視張順見

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

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

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

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



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

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寫宋江只如此張順送了魚就贖

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話下營內自有衆

人煎藥伏侍次戴宗備了酒肉李逵也跟了逕來抄事房看望

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兩箇自在房面前喫了

直至日晚相別去了寫三人不復敘只各自來各自去妙絕亦不在話下只說宋

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

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箇來先寫一次日早

碓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又帶銀子鎖上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

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妙他

又無老小只在坡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是箇大保宋江聽了直尋

訪到那里已自銷了門出去了妙想妙筆。若尋着便又却又

來尋問黑旋风李逵時多人說道妙筆。偏是他是箇沒頭神

妙又無家室妙只在牢裏安身妙沒地理的巡簡東邊歇兩日

西邊歪幾時妙正不知他那里是住處妙宋江又尋問賣魚牙

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妙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自賣魚時也

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三段其文各變宋江聽罷只得

出城來五字一頓妙絕遂若此直要問到那里獨自一箇悶悶

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以非

人負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對非常之景每每露出圭角來寫得雄渾之極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

仰面看時傍邊豎看一根望竿懸挂着一箇青布酒旆子上寫

道潯陽江正庫奇雕檐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



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却在這裡我雖獨自一箇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箇太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將寫宋江吟反詩却先寫出此十箇字來替他挑動詩興却又暗將世間無比天下有名八箇字挑動宋江雄才異志真是絕妙之筆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凭闌舉目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果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波餘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託盤把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果品按酒列幾般肥羊嫩雞醞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

整齊有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箇江州我雖是犯罷遠流到此

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里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却無此等

景致獨自一箇一杯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沉醉猛然驀上心來

思想道奇文突兀。寫宋江平生夜僧却於醉後露出真心極嚴極冷之筆我生在山東長在鄆

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箇虛名目今三

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裡我家

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

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寫得宋江言發於裏奇文突兀便喚

酒保索借筆硯來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書宋

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公欲以何科目出身寫宋江內蓄異心筆

墨如鏡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口之苦寒士真有此與寫來欲哭



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便寫道自幼曾  
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表出權術為宋恰如猛虎卧荒丘潛伏

瓜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讐血

染潯陽江口寫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讐宋江寫

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宋江寫不覺歡喜自

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拏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

詩突兀淋漓道是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撻他時若遂凌

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其言咄咄使人欲驚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

五字道郵城宋江作突兀淋漓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

再飲滿數杯酒突兀淋漓不覺沉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註算了

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寫宋江醉中亦如此真是久假成性拂袖下數

來跟跟踉踉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牀上一覺直睡

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宋

特補一筆甚妙當日害酒自在房裏睡卧不在話下且說這

江州對岸另有箇城子喚做無為軍却是箇野去處城中有箇

在開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諛諂佞之徒

心地匾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已者害之不如已者弄之專在

鄉里害人為後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大師兒子每每來

浸潤他時嘗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

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箇對頭當這黃文炳在私家間

坐無可消遣帶了兩箇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

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裏公宴不敢

...



進去却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來得便淨黃文

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玩一回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

一遭轉到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

的陪一亦有歪談亂道的小再陪黃文炳看了冷笑大驚句亦正

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箇不是反詩

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箇大字黃文炳再讀道

一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令人自負不淺

確又讀道二恰如猛虎卧荒丘潛伏瓜牙忍受側側着着頭道頭妙

那厮也是箇不依本分的人確又讀三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

在江州又笑道又笑也不是箇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箇配

軍確又讀道四他年若得報冤讐血染潯陽江口搖頭道搖頭

這厮報讐兀誰我亦疑之却要在此生事我亦疑之量你是箇配軍做得

甚用是又殊不然又讀詩道五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

一點頭道點頭這兩句兀自可恕是又讀道六他時若遂凌雲

志敢笑黃巢不丈夫伸着舌搖着頭道伸着舌搖這厮無禮他

却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確再讀了鄆城宋江作七想道

想我也多曾聞這箇名字那人多管是箇小吏確一段逐句

雲亂捲江樹便喚酒保來問道作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

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箇人獨自喫了一瓶酒寫在這裡黃文

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

裏人好有此句後便有脚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

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細黃文炳下

黃文炳下



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敘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支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復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心上正經語却又宛然接入新聞妙甚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報新聞反先問新聞口角如畫知府便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豈星焰臨吳楚敢有作耗之人隨事體察勦除更兼街市卜

兒謂言四句道耗國因家才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却在此處祭九知府看了道這是箇反詩通判那里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去潯陽樓上避熱閒翫觀看聞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寫公子官如畫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甚麼人數日前曾問冊後已夢夢不知黃文炳道他分明寫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公子官活畫在江州眼見得只是箇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是這箇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公相不可小覷了他恰纔相公明



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箇木字明明是箇宋字第二句刀兵點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箇工字明是箇江字這箇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何為縱橫三十口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不明白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箇人麼公子官黃文炳回道小生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這箇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公子官便喚從人將庫子取過牢城營裏文冊簿來着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

九知府親自簡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却再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公子官隨卽陞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聲諾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拏滄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一隨卽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叫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間壁城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却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裏不尋遍一兄弟不在獨



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  
裏害酒補兩日又不見三人也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

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誰箇記得戴宗道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  
落叫多帶從人拏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

身赴官兄弟喫了一驚先去穩住眾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

今我特來先報你知哥哥却是恁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搔

首不知庠處偏寫宋江用不着權詐妙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

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擔閣回去便

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尿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

詐作風魔我和眾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風我

便好自去替修回復知府絕倒。宋江權詐偏至於此令人絕倒宋江道感謝賢

弟指教萬望維持則箇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裏逕來城

隍廟喚了眾做公的一直迤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箇是

好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眾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

髮倒在尿尿坑裏滾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門是

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拏這厮宋江白着眼却亂打

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

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

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鳥人眾做公的道原來是箇失心

風的漢子我們拏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好我們且去回話

要拏時再來眾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

等回話戴宗和眾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



箇失心風的人尿屎穢汗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糞不  
 可當因此不敢拏來蔡九知府正行要問緣故時黃文炳蚤在  
 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休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寫的  
 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黃文炳能好友只顧拏來便走不  
 動扛也扛將來黃文炳能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公子官活畫便發落  
 戴宗你們不揀怎地只與我拏得來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  
 二再將帶了眾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  
 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箇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  
 裏當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廝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在堦下  
 宋江那里肯跪睁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  
 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

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

餘斤你也快躲了不時我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

會處

公子官活畫

黃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

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纔風

黃文炳能

若是來時風便是真症候若

是近日纔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當

公子官活畫

便差人喚到

營營差撥問他兩箇時那里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

見有風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

卒把宋江搥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三又沒做道理救

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

合一時酒後誤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



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下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廝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只說顯得相公便已顯得自家小人機智明捷如此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為作便是今上得知必喜只說相公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引公子官活盡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

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地此享榮華必篇黃文炳拜謝道

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是文中旁語却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

文炳就攬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八字詳細黃文炳

問道公相差那箇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箇兩院節級喚

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

逕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

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

回無為軍去了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箇信籠打點了金珠寶

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

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慶賀

我父親六來十五日生辰奇文大筆忽若怪石飛落。宋日期



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遞言  
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的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  
料着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閣有悞事情  
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  
下處安頓了却來牢裏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  
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使些見識解救哥哥的事  
寫戴宗不知書裏事妙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  
來不教有朕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  
一命則箇戴宗叫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是對李逵語只此三字已足  
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喫差往東京  
去早晚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戲他則箇李逵應道

吟了反詩打甚麼烏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駭人語快你絕妙絕

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

砍他娘亦為下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悞

了哥哥飲食休得出去噎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

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看他斷頭瀝待血可敬可畏

你回來却開未曾斷先算開却又肯斷一發難得也早晚只在牢

裏服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

發心堅意守看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箇不喫酒

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寸步不離寫得至性人可敬可愛。寫李逵口中並不說忠說

孝而忽然發心服侍宋江便如此寸步不離射宋江日日談忠說孝不曾伏侍太公一刻也不說李逵自看

觀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絆護鄰入答麻鞋穿上杏



黃衫驚了搭膊腰裏插了宣牌換了巾項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箇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箇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箇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頃刻離了江州戴宗至打扮出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陌金紙燒送了奇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箇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點地路上略喫些素飯酒點心又走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箇五更趕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三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箇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可知

戴宗撚指問走到跟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副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帶都是檻牕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揀一副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脫下杏黃衫噫口水晾在牕欄上夏景戴宗坐下只見箇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幾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猪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喫酒保又道我這裏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却不要暈腥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熨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熨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飢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却待討飯喫只見天旋起轉頭暈眼芒就凳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箇人來便是梁出泊旱地忽律朱貴說道且把信籠將入



去先以那厮身邊有甚東西側有兩箇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裏搜出一箇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折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折開從頭看去見上面寫道見今拏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做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打起來昔人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一瓮頭邊溜下胳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拏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看出戴宗又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嘗聽得軍師說這江州有箇神行太徐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書却又天幸撞匠我

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担解藥救醒他來問箇虛實緣繇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却見朱貴折開家書在手裏好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不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俺這里兀自要和太宗皇帝做箇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却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道俺是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戴宗道既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嘗說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



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言宋公明斷配法州經過山寨吳軍師  
 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  
 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他如今為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  
 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  
 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自喫一驚却把吳學究初  
 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  
 一事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  
 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  
 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戲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  
 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細下船到金  
 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救禮

追問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衆頭領  
 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  
 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喫官司為甚麼事起戴  
 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晁蓋聽罷大驚便要起請  
 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  
 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  
 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  
 不才畧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奇晁蓋  
 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  
 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可  
 吳學究二劫稱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  
 生辰綱也



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回了詳細定行處決示眾

斷絕童謠真好計策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里自差人下山

奪了讀清風山前故事矣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里過

時却不誤了大事詳得好公孫勝便道這箇何難我們自着人去

遠近探聽遮莫從那里過務要等着好友等了是只怕不能設

他解來此句又為晁蓋道好却是好只是没人會寫蔡京筆跡

奇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

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不意三公落各水蔡京四家字體蘇黃

米蔡宋朝四絕絕也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箇秀才做相識那人

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又會使

鎗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不若央及戴院長

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

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

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了也須要使箇圖書

印記奇文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箇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

也是中原一絕色一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

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厮打因為他雕

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就賺他來鐫

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箇人山寨裏亦有用他

處補一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

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

不限兩箇句妙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走步

五十兩好

不限兩箇



逕到濟州來沒兩箇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  
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住得是戴宗逕到門首咳

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箇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

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

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為本廟重修五嶽樓本州上

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齋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

才便那尊步同到廟裏作文則箇選定了日期不過遲滯蕭讓

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丹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刻字匠作

順手串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

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申下尋了同行蕭讓得了五十兩

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

指道前面那箇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順手串出便當下蕭

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前用戴宗說此泰安州嶽

廟裏重修五嶽樓眾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

各齋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箇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

歡喜兩箇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

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

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喧熱今日便

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箇五更挨門

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箇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

家收拾動用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

裏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



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  
 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箇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  
 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約莫也主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  
 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  
 箇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看他用相迎之人只是大喝一  
 聲道你兩箇是甚麼人那里去孩兒們拿這厮取心來喫酒蕭  
 讓告道小人兩箇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  
 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箇聰  
 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  
 挺棒逕迤王矮虎王矮虎也挺刀來鬪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  
 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箇却待去趕聽得山上羅聲

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臥宋萬右边走出模着天杜遷背後却  
 是自面郎君鄭天壽自是各帶三十餘人一簇上把蕭讓金大  
 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四筹好漢道你兩箇放心我們奉  
 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一位上山人夥蕭讓道山寨裏要  
 我們何用找兩箇子無縛雞之力只好喫飯柱遷道吳軍師一  
 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箇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  
 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厮覷做声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  
 酒店裏相待了分例酒食不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寒  
 晁蓋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進席相待且說修  
 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人夥共聚大義兩箇听了都得  
 任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姑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是



問文然亦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也  
 政須了却心天明便有分曉天當夜只個嘆酒歇了次日天明只見小嘍  
 囉報道都到了吳李究道請二位賢之親自去接保眷奇蕭讓  
 金大堅听得半信半不信兩箇下至穿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  
 兩家老小上山來兩箇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昨日  
 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  
 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着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  
 擡到這里兩家都一般說蕭讓听了與金大堅兩箇門口無言  
 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而吳李究規  
 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体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使  
 道從來雕得蔡京的諸報圖書名諱字號當時兩箇動于完成

指道前面那箇來的便是王臂匠金大堅

順手串出便當下勸

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

前用戴宗說此泰安州嶽

廟裏重修五嶽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

各齋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箇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

欣喜兩箇邀斫戴宗就酒肆中中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

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

揀走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喧熱今日便

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箇五更挨門

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箇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

家收拾動用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句

裏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一



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樓來不節信過小可兄去報知衆上已  
 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箇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  
 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  
 一声胡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  
 箇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看他用相迎之人只是大嗎一  
 吉道你酒箇是甚麼人那里去孩兒們拿這厮取心來喫酒蕭  
 讓告道小人兩箇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  
 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箇聰  
 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太堅焦躁何仗各人胸中本事  
 挺棒逕透于矮虎王矮虎也挺力來鬪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  
 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箇却待去趕听得山上鑼聲

評論出仲水滸傳卷之十二

聖歎外書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寫急事不得多用筆蓋多用筆則其事緩矣獨此書不然  
 寫急事不肯少用筆蓋小用筆則其急亦遂解矣如宋江  
 戴宗謀逆之人決不待時雖得黃孔目捱延五日然至第  
 六日已成水窮雲盡之際此時只須云只等午時三刻便  
 要開刀一句便過耳乃此偏寫出早晨先着地方打掃法  
 場飯後點土兵刀仗創平已牌時分獄官稟請監斬孔目



皇犯繇牌判斬字又細細將貼犯繇牌之蘆席亦都描畫  
 出來此一段是牢外眾人打扮諸事作第一段次又寫搥  
 扎宋江戴宗各將膠水刷頭髮各縮作鵝梨角兒又各插  
 采紅綾紙花青面大聖案前各有長休飯菜別酒然後六  
 七十箇獄卒一齊推擁出來此一段是牢裏打扮宋戴兩  
 人作第二段次又寫押到十字路口用鎗棒團團圍住又  
 細說一箇面南背北一箇面北背南納坐在地只等監斬  
 官來此一段是宋戴已到法場只等監斬作第三段次又  
 寫眾人看出人為未見監斬官來便去細看兩箇犯繇牌  
 先看宋江云犯人一名某人如何如何律斬次看戴宗云  
 犯人某人如何如何律斬逡巡間不覺知府已到勤住馬

只等午時三刻此一段是監斬已到只等時辰作第四段  
 使讀者乃自陡然見有第六日三字便喫驚起此後讀一  
 句嚇一句讀一字嚇一字直至兩三葉後只是一箇驚嚇  
 吾嘗言讀書之樂第一莫樂於替人擔憂然若此篇者亦殊恐樂太過也  
 此篇妙處在來日便要處決迅雷不及掩耳此時即有人  
 報知山泊亦已縮地無法又况更無有人得知他二人與  
 山泊有情分也今却在前回中寫吳用預先算出漏誤連  
 忙授計眾人下山至於於路數日則恰好是事發遲二日  
 黃孔目捱五日三處各不相照而時至事起適然奏合真  
 寫戴宗事發後李逵張順二人杳然更不一見不惟不見  
 而已又反寫兩番眾人叫苦以倒踢之真令讀者一路不



勝悶悶及讀至虎

形黑大漢一句不覓毛骨都抖至於張順之來則又做夢亦夢不到之奇文也

話說當時晁蓋并眾人听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脫印

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

到處總使的那箇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

篆休字文前畧

此詳

只是這箇圖書便是教戴宗喫官司

奇談

金大堅便道小弟

每每見蔡太師書緘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次雕得無

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眾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

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却使箇諱字圖書

明快

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必被盤詰問出實

忙却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

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好

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箇晁蓋道怎生去救

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

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眾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悞

了日期眾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

來不在話下且說戴宗扣着日期

好

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

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

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會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

一夜便回了一不曾得見恩相知府折開封皮看見前面說

正信

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中間說

次

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

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

走失書尾說

帶

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



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造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覷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為軍黃通判特來相探緊接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果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公相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那箇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

敢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何妨便令人取過家書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只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賊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跡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公相容覆往嘗家書來時曾有這箇圖書麼賊知府道往嘗來的家書却不曾有這箇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一定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這箇圖書在封皮上反用一解妙黃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書經只是這箇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賊法印文字上多有人曾見賊如今陞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



圖書使出來

賊。此一段比前吳用所說又另增出

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

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大師恩相是箇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

安肯造次錯用

賊。此一段與吳用所說同

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

問下書人曾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說

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

自來不曾到東京

補一

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黃文炳在

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聽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

領了鈞旨四散去尋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

江附耳低言將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

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

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箇辦事未

會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

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箇仔細你前日與我去

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晚了不知

喚做甚麼門

東京帝都人山人海如何日晚門都不知寫得好笑

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

前誰接着你留你在那里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箇門

子

尋見二字好笑寫得如是之門可張雀網

接了書入去少刻

少刻又好笑寫得潭潭之府跬步即盡

門子出來

又好笑寫得相府中鬼亦更無別箇

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尋客店

裏歇了

寫得相府中門房亦無一間好笑

次日早五更去

寫得太師府前如雞聲茅店人跡板橋相

似好

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

只是這箇門子如貧士蒼頭相似好笑

回書出

來小人怕悞了日期那里敢再問備細

戴宗固不問門子慌忙如何也不問好笑

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箇門子却是多少年紀



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

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

色昏暗好笑。越黑交進去越黑交出來不十分看得仔細只

竟不怎麼長中等身材中等二字好笑長敢是有些鬍鬚反與

商量鬍鬚知府大怒喝一聲拿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箇獄卒

牢子將戴宗拖翻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

廝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箇小王看

門如何却道他年紀大有鬍鬚况兼門子小王不能設入府堂

裏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縣府堂裏張幹辦方纔

去見李都官然後通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

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箇心腹的人出來問你箇言便備

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廝瞞過了你如今

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里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

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

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廝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

皮把戴宗細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

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廝恁地得這封假書

來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

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辯去小人身上一搜出書信看了把

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

里却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辯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

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

三十一 第二十九回



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厮戴宗繇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其天枷枷了下在牢裏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為黨若不祓除必為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箇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朝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為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

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下犯繇牌教來曰

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决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

免致後患作此疾語令人喫驚當案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却無

緣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先寫一句孔目無便救他只當日稟

道明日是箇國家忌日妙○空中結撰有此奇文○此止為梁山泊來不及作地耳然在俗筆定向知

府邊延堦下去更不能先作駭疾語次又另生出奇情救之也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

節妙極○生出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妙○看他

勉強之極直至五日後方可施行一日是國忌一日是中元一日是

日後妙原來黃孔目也別無良策只圖與戴宗少延殘喘亦是平

日之心又反呼曰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

日此五字中暗伏早辰早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偏

無數事在內



急殺人事偏要故意細細寫出以驚嚇讀者蓋讀者驚嚇斯作  
者快活也○讀者日不然我亦以驚嚇為快活不驚嚇處亦便  
不快飯後飯點起士兵和刀仗劊子急殺約有五百餘人都在  
活也

大牢門前伺候開中先敘士兵已牌時候獄官稟了知府  
親自來做監斬官急殺黃孔日只得把犯錄牌呈堂當聽判了

兩箇斬字便將片蘆布貼起來急殺人事○急殺江州府眾多  
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沒做道理救得他眾人

只替他兩箇叫苦再插一句眾人無力相救只叫得苦反呼山  
順兩日一發不知在何泪諸公妙甚○李達兩日不知在何處○張

處急切中令人悶悶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  
兩箇摳扎起一發急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縮箇鵝梨角兒偏要

各插上一朵紅綾子紙花偏要細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偏  
寫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偏要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

搭上利子越急六七十箇獄卒五百士兵又加六七十獄卒早  
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越急宋江和戴宗兩

箇面面厮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脚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  
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叠背何止一二十人五百餘士兵

又加二千看的人寫得鬧動之極為後作地○李押到市曹十  
透何在張順何在急切中都不見了令人悶絕

字路口團團鎗棒圍住越急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  
南偏兩箇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十八字句

人那眾人仰面看那犯錄牌上寫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  
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名

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勾結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叛律斬監斬  
官江州府知府蔡某已到法場上只等午時到矣却不便接午

時三刻四字却反生出眾人看犯錄牌一

官江州府知府蔡某已到法場上只等午時到矣却不便接午

時三刻四字却反生出眾人看犯錄牌一

官江州府知府蔡某已到法場上只等午時到矣却不便接午

時三刻四字却反生出眾人看犯錄牌一

官江州府知府蔡某已到法場上只等午時到矣却不便接午

時三刻四字却反生出眾人看犯錄牌一

官江州府知府蔡某已到法場上只等午時到矣却不便接午

時三刻四字却反生出眾人看犯錄牌一

官江州府知府蔡某已到法場上只等午時到矣却不便接午

時三刻四字却反生出眾人看犯錄牌一



民如得惡夢偏不便醒多捱一刻卽多嚇那知府勒在馬只等一刻吾嘗言寫急事須用緩筆正此法也報來已到只等午時三刻文情愈迫愈急真是地脈盡絕天路不通令人更無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奇文。法場口故有東邊西邊南邊北邊之文也強要挨入法場裏看衆士兵趕打不退正相開問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的奇文也強挨將入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里強挨入來要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烏村我們衝州撞府那里不會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都天子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箇人開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出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東邊畧西邊詳各異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趕退去休放過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擔的脚夫奇文又要挨將入來士兵喝道這

里出人你挑那里去那夥人說道我們挑東西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士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匾擔立在人叢裏看第二段開第三段不開又各異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那里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等過去士兵道這里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里烏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士兵那里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亦與四下裏炒鬧不住再總可極其精神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箇報報聲道一聲午



時三刻寫得急殺不可當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急殺不可當兩勢下刀棒

劊子便去開枷急殺不可當不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急殺不可當說時

遲說時遲那時快字固此書中奇絕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

斬字數內一箇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鏡兒立在車子上

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那時快却見十字路口

茶坊樓上一箇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

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箇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五十一

句不得讀斷自拿翻戴宗後便不復更見大哥何意此時從

天而降讀之令人身毛都豎要想他更無商量處直是一副

血性自做出來可笑可愛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箇行刑的劊子要着口每

兩箇大哥輒不肯服只如此處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更要着

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拗時那里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

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寫如此匆忙事偏板

却又偏板板用兩遍而又能不見其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子

板板偏見其匆忙見其筆力過人處

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妙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

殺倒士兵獄卒此前增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妙輪起匾

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此前又增北邊那將

客入妙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寫得兩箇客商鑽將

人來一箇背了宋江要一箇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

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鏢的寫出紛

直便其書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此

箇人真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此四箇人

像客商那夥扮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此四箇人那夥扮



巧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此四箇人真像巧者這一行梁

山泊共是十七箇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

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箇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

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寫黑大漢忽然欲明忽然欲滅筆勢奇絕只見他第一

回出力殺人最多敘功疏中奇語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箇黑旋

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箇莽撞之人此處忽明間中補出戴宗在山泊說琵琶亭飲

酒如詩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里肯應

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砍人此處又忽滅妙絕晁蓋便叫背宋江戴

宗的兩箇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晁蓋極是口只因極是變出極不是來有

想奇筆出人意外當下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

流成渠推倒擷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撒了車輛擔仗細一行

人盡跟了黑大漢絕妙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

張弓箭飛蝗般望後殺來那江州軍士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

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

仙刀四字寫得義形於色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好晁那漢那里

來聽叫喚一斧一箇排頭兒砍將去又好黑大漢真乃各成其事約莫離城

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淘淘一派大江却無

了旱路偏要逼到險絕處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

叫道方纔二字有僧孫點睛之妙忽然將他跳樓以後氣忿不開口直寫出來並將他跳樓以前氣忿不開口亦直寫出

來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合二語活富

前衆人在靠江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黑大漢兩斧第

後好笑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

關事



前面牌額上四箇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  
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宋江戴宗開眼不見了晁

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  
右凶致有今日之苦這箇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黑大漢上

人四字可作李大哥哥生時官名死後諡號妙絕妙絕口寫宋江道

進箇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此處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

死得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却是難得這箇人出

力最多四字評又不怕刀斧箭矢六字書花榮便叫且將衣服

與俺二位兄長穿了問李逵是晁蓋定是大將正相聚間只見

李逵提著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里去

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耐耐那厮見神見鬼日日把鳥

廟門闔上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却尋那厮不見節波宋江道你

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

了一跪要知此跪非跪晁蓋正為宋江嚴命不敢不跪耳跪

交撲翻身了一跪四字不是寫他肯跪止是寫他不肯拜也與指

天字反對妙絕拜說道大哥休怪鐵牛粗齒殺得快活便與衆

人都相見了却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箇大家歡喜遙作沂火

花榮便道哥哥你教衆人只顧跟着李大哥哥走如今來到這里

前面又是大江攔截住斷頭路了却又沒一隻船接應倘或城

中官軍趕殺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不要慌上

不要慌是背入廟裏此又云不要慌倒我與你們再殺入城中

番有何裏策陡然看到下句不覺絕倒我與你們再殺入城中

語和那箇鳥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大活戴宗此時方纔甦醒

然後戴宗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裏有五七千軍馬下文或

宗甦醒造兵



遙望如何能定其數先向無意中就 替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

七便道遠望隔江那里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箇赴水過

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眾人如何若無下文張李穆童船來則

以隔江有船作引也晁蓋道此計定最上着當時阮家三弟

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赴開得

半里之際妙筆。不是等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

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偏寫得眾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

箇人都手裏拿着軍器兩耀妙眾人却慌忙起來得妙宋江聽得說

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迤出廟前看時張順不認眾人采

至此幾成兩錯看他如此卸出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

苟口來真有撫筆如花之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

六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只倒提二字明明寫頭上挽箇

穿心紅一點鬚見下面搜起條白絹水棍口裏吹着胡哨何宋

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張順宋江連忙便招手叫道兄弟救我

張順等見是宋江大叫道好了寫出心中無飛也似搖到岸邊

三阮看見退赴過來奪船一段乃引文蓋惟恐張順來得突然

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得廟前宋江看見宋江看出餘張順自引

十數箇壯漢此一段乃獨寫張順故在在那隻船頭上張順獨

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箇莊客在一隻船上揭陽

霸作第二隊第三隻船上創一句便覺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

猛也帶十數箇賣鹽火家揭陽嶺一霸作第三隊忽然將上文

大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哭拜道喜從

四字下却接哭拜二字直寫出豪傑朋友神理來俗筆如何能

有一字。真正大喜未有不哭者俗子安得知之才子則知之



耳自從哥哥與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補出數日中

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補出尋李達不着

補出張順尋李達兼補出李達自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補出

去行事無一人與他商量妙絕江心兄弟二引到穆太公莊上補出揭陽鎮上穆叫了許多相

識補出揭陽嶺上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正

是劫法場旁文又說劫牢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

里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是不曾

宋江指着上首立的四字寫出道這箇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

位都來廟裏敘禮則箇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

字達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這箇喚做白龍廟小聚

會忽然一束其筆如椽當下二十九等好漢各各講禮已罷

只見小喽囉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江州城裏鳴鑼擗鼓整頓

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旛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

甲馬軍後面盡是擎鎗兵將大刀闊斧殺透白龍廟路上來本

達聽了大叫一聲殺將去只三字壯多少軍威提了雙斧便出

廟門晁蓋叫道一不做二不休衆好漢相助着晁某直殺盡江

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齊聲應道願依尊命一百四

五十人一齊納喊殺透江州岸上來有分教血染波紅屍如山

積直教跳浪蒼龍噴毒火巴山猛虎吼天風畢竟晁蓋等衆好

漢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日律引謀叛決不待時宋江戴宗危矣幸有黃孔

目延換五日飲水別酒吃長休飯宋江戴宗危而又危矣



幸有蔡太守等候時辰而虎形之黑大漢李逵至矣扮客  
商之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至矣使鎗棒之燕順劉唐  
杜遷宋萬又至矣扮挑擔之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又  
至矣扮乞丐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又至矣且水  
師張順至矣張橫同穆弘穆春薛永李俊同李立童威童  
猛各至矣雙斧起時同心協力宋江戴宗得免一刀之厄  
異哉江州去梁山非十里百里之近也李逵張橫張順李  
俊輩非有置郵傳命之人也雖吳用悔假書之誤預謀出  
山安知其決不待時之人必有五日之延捱也乃不期而  
會如有待而來雖曰人事豈非天道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十二

聖歎外書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前回寫吳用劫江州皆呼衆人默然授計直至法場上方  
突然走出四色人來此回寫宋江打無爲軍却將秘計一  
一說出更不隱伏一句半句凡以特特與之相異也然文  
章家又有省則加倍省增即加倍增之法既已寫宋江明  
明定計便又寫衆人箇箇起行不寫則只須一句寫則必  
須兩番此又特特與俗筆相異不可不知也



打無為軍一一事宜已都在定計時明白開列入後正敘處只將許多只見字點逗人數而已譬諸善奕者滿盤大勢都已打就入後只將一子兩子處處劫殺便令全局隨手變動文章至此真妙手也

寫宋江口口恪遵父訓寧死不肯落草却前乎此則收拾花榮秦明黃信呂方郭盛燕順王矮虎鄭天壽石勇等八箇人拉而歸之山泊後乎此則又收拾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侯健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等十六箇人拉而歸之山泊兩邊皆用大書便顯出中間奸詐此史家案而不斷之式也

一路寫宋江使權詐處必緊接李逵粗言直叫此又是畫家所謂反襯法讀者但見李逵麤直便知宋江權詐則庶幾得之矣

寫宋江上梁山後毅然更張舊法別出自已新裁暗壓眾人明欺晁蓋甚是咄咄逼人得意筆墨之事其力可以至此

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

嘗論一篇大文全要尾上結束得好因也獨今此文忽然反在頭上結束

一遍看他將白龍廟中四字兜頭提出下却分出梁山泊好漢某人某人等尋陽江好漢某人某人入等城裏好漢某人一人通共計有若干好漢讀之政不知其為是結前文為是起後文但見其有切玉如泥之力可見文無定格隨手可造也

梁山泊好漢先敘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蓋花榮黃信呂

方郭盛劉唐燕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二

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是一十七人看他許領帶着八九十箇多大將

悍勇壯健小嘍囉看他許多手不人一結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江上



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籌好漢看他許多也帶四十餘人看他亦有許多手下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

撐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結一城裏未敘黑旋風李達看他軍是

上文結殺山泊江上兩枝人馬可稱雄師此軍是李達一箇亦不可不稱雄師筆墨之妙史遷未及引眾人江上

如許人馬城裏李達只是一箇可云多寡不敵之至矣却忽然寫出引眾人三字便令山泊一十七人及江上九人無不悉為

李達所統是至少者反殺至潯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

至多為奇變之極也如此結束豈是恒人之筆只聽得小嘍囉報

四五十人都在白龍廟里聚義是恒人之筆只聽得小嘍囉報

道江州城裏軍兵搦鼓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那黑旋風李

達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先出眾好漢吶聲

喊都挺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齊出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

宗護送上船調劉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調李張就江邊

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須知五七千不是

是從戴宗當先都是項盛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使長鎗彼軍

口中約出背後步軍簇擁彼軍背後。寫得搖旗吶喊殺透前來這里李

達當先輪着板斧赤條條地飛迤砍將入去此軍背後便是花

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此軍背後。寫得花榮見前面的

軍馬都扎住了鎗只怕李達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扯

滿弓望着為頭領的一箇馬軍颯地一箭只見番筋斗射下馬

去那一夥馬軍喫了一驚各自奔命活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

軍先衝倒了一半活西。是以師這里眾多好漢們一齊衝突

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

策應官軍早把搦木砲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



好幾日不敢出來

為打無為州地

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

拖字妙非旌可令非金可

收一画出鐵

回到白龍廟前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頭

下船開江便走

四字如脫壳

却值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

多人馬頭領却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

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

迎接宋江等衆人都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且請客房

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當

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箇猪羊雞鵝魚鴨珍

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

道若非是二哥哥來位把船相教我等皆被陷于縲纆穆太公道

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如來

是近江州人

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

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

他大哥哥口中衆人聽絕是天鑿

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衆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

和戴院長皆死于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

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

聰明人為人幹事往往不遭人怨定被天怒只為犯此四字耳

番咬毒要害我們這冤讐如何不報怎地啓請衆位好漢再做

箇天大人情去打無為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

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

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

非寫晁蓋心願亦非寫其老成蓋止為纔開江州便打無為筆墨無節使同賊

事故特向主軍口中商量

似此奸賊已有埋伏不若且回山寨

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

報警也未為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設得來一者山



遙路速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廢想只是起

這箇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

每寫花榮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

箇人去那里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為軍出沒的路徑去處

說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

薛永上山無功故特用之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為軍最熟我去探

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

眾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

為軍一事整頓軍器鎗刀索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

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箇人回到莊上來拜見

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

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

習鎗棒曾拜薛永為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喚他做通臂猿見

在這無為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

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

相投宋江便問江州消息一無為軍路徑如何薛永薛永說道

說江州消息候健說無為軍路徑行文清整之甚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

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

廷云了城門日中後便開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

害一事倒不于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前回事情却於此處薛永口中

醒出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

妙甚情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為軍打聽正撞見這箇兄弟出來喫



飯因是得知備細薛承只說江州無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

健道侯健說無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

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來遇

見師父提起仁兄大名說起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

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箇嫡親哥哥喚做黃文燁止為後要

便預先添出一箇大官人來然又不必殺大官人故反加與這

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脩橋補路

望佛齊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為軍城中都叫他黃面佛

好。俗本這黃文炳雖是罷間通判心裏只要害人慣行歹事

無為軍都叫他做黃蜂刺好他兄弟兩箇分開做兩院住只在

一條巷內出入靠北門裏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城住黃文燁

近着大街此數語是特特生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却聽得黃

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

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

又做這等短命促拍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

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

場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尚兀自未

回來反先為不見黃文炳作主妙筆。註在前而不宋江道黃

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如今只隔

着中間一箇菜園是生出黃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

房頭侯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五十口報警至殺其四五十口

數之不若數之而後殺之宋江道天教我報警特地送這箇人

之尤快程筆法之妙如此



來雖是如此全先眾弟兄維持眾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  
要驅除這等賊濫好惡之人

宋江以私怨殺黃文炳家四五十口不可訓矣特標此句以蓋之也

與哥哥報警雪恨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箇却與無為

軍百姓無干

是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

不仁眾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里我有一計只

望眾人扶助扶助眾頭領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宋江道有煩

穆太公

調遣諸將第一先是太公趣甚。往嘗諸將聽計昔用秘密此獨彰明昭著一都寫出來者為避劫江州時

吳用調遣對付八九十箇又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隻大

船兩隻小船央及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船

着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護船

此計方可穆弘道此

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船便請哥哥

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看薛永并白勝先去無為軍城

中藏了來日三更二點為期只聽門外放起帶鈴鶉鴿便教白

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

寫出再又教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人

為號便要下手殺把門軍士

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

巡綽等候策應

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

先白去了

石勇杜遷扮做丐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

里自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眾好漢至期

各各拴束了身上都進備了器械船艙裏埋伏軍漢眾頭領分

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

此是中軍

燕順王矮虎鄭

第一隊

第四十四回



天書在張橫船上第二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第三呂

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第四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

上第五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看理江州城裏消息另

防守先使童猛棹一隻打漁快船前去探路另一隊作探聽

得如許有進有退有攻有守小嘍囉并軍健都伏在艙裏大家

莊客水手撐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為軍來此時正是七月盡

天氣夜涼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如許殺人放火

辭寫得景物清夷行文亦當約莫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

為江岸邊揀那有蘆葦深處好何物文人其一一字兒纜定了

船隻只見那童猛看他歷歷落落寫出無數只回船來報道城

髮並無些三動諫好宋江便叫手下眾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

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嘍

羅各各拖了沙土布袋并蘆柴就城邊堆梁了眾好漢各挺手

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守船接應不惟精於行文亦復情

閱都上其餘頭領都迤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

路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鷄鴿只見城上只見一條竹竿縛着白

號帶風飄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

分付軍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只見已在那里

接應等候把手指與眾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好

宋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里妙調遣曲折前文已詳此

前計再一點醒之耳若又逐一板板應出便覺了無靈白勝道

他兩箇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



曾見石勇杜遷麼妙白勝道他兩箇在城門邊左近伺候宋江  
 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只見侯健只見閃  
 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去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  
 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裏面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却去敲黃  
 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大官人  
失火曾  
 與二官人何涉然大官人失火而搬運箱籠前來寄頓此言在  
鎖入二官人耳朶心坎也。上文增出大官人只爲此二句耳  
 敲得門開我自有罷布宋江教衆好漢分幾箇把住兩頭精於侯  
用兵  
 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葦柴搬來准在裏面侯健就討  
 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却去敲門叫道間  
 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箇裏面聽得便  
 起來看時望見隔壁火起連托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等吶聲喊

殺將入去衆知漢亦各動手見一箇殺一箇見西箇殺一雙把  
 責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面一人獻勤人  
看像

不見了文炳一箇文情奇絕偏要作此一閃  
前已註明人自不覺也衆好漢把他從

前酷害良民積攢下許多家私金銀家私金銀上如出酷害良  
民積攢下七字與天下看

收拾俱盡大哨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却逃城上

來且說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的軍人却見

前街隣舍拿了水桶梯子都奔來救火好石勇杜遷大喝道你

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于在此來殺黃文炳

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警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

了休得出來間管事衆鄰舍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寫得好真  
有是事

只見黑旋風李逵只見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捲將來衆鄰舍方



纔吶聲喊擡了梯子水桶一閃起走了寫得這邊後巷也有幾

箇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挖厝搭火鈞都達走來救火寫得如

者正是張呈聲勢也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箇李逵大喝

道要死的便來救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寫得只見薛永

只見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當

時李逵砍斷鐵鎖大開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

門下出去必盡從門下出去便是死筆此獨寫出紛紛雜雜得

正是眾人勝便走之狀就画也画不來前宋江用石杜奪門

出一半人不依宋江將令一時忙亂如西只見三阮張童見

人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為軍已知江州被梁

山泊好漢却惡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回

避了得這宋江一行眾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結上都上

了船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詔下却說江州城裏望日

無為軍火起蒸天價紅此一句上邊都紅。上文止寫衆人各

求滿城中都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宿

侯健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道敝鄉失火敝鄉二字妙寫

急欲回家看覷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

又炳之被捉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

搖開江船望無為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此一

紅邊多艖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裏火比敝鄉黃文炳見說了心

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

妙寫得神出鬼少時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搖過去搖過去

不徑過望着官船直撞將來此句上暗藏兩隻從人喝道甚麼



船敢如此直撞來只見那小船上的一條大漢跳起來只見手裏

拿着撓鈎妙又可救火口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只道手

鈎不道口裏又舒一鈎也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那裏失火那大漢道北門

黃通判家第一句是敵鄉第二句是北門第三句是被梁山泊好漢

殺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

不知高低寫得疾那漢聽了一擗鈎搭住了船便跳過來寫得疾黃

文炳是箇乖覺的人早睜了一分便遶船梢後走望江邊躡身

便跳寫得疾只見當面前又一隻船只見十水底下早鑽過一箇

人把黃文炳劈腰抱住攔頭揪起扯上船來寫得疾船上那箇大

漢早來接應寫得疾便把麻素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

是浪裏白條張順船上把撓鈎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箇好漢

立在船上那搖官船的稍公只顧下拜餘李俊說道我不殺你

們只顧捉黃文炳這厮你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

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來取斬首

從犯都好舡公戰抖抖的道小人去說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

已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箇好漢棹了兩隻快船逕逕穆

弘莊上早搖到岸边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

土岸見說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眾好漢一齊心中大喜

說正要此人見面可謂久暴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眾

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眾

人看他一入到莊裏草廡上坐下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溫衣服

綁在柳樹上請眾頭領團團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眾人

飲



孔蓋上自晁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馬黃文炳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讐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箇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  
 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與你有殺父之讐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黃面佛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厮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善我知道無為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箇刺妙說解頤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朱只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驢怕你不死你這厮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宋江便問道那箇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只見十一〇須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

動手割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喫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厮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笑道該你這厮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攬撥他字字令文炳心服竟上文宋江之言煩而無當今日你要快死快死二老爺却要你慢死慢死二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人肉又有好友揀擇奇絕之語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頭領做醒酒湯眾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看他寫宋江甫得性命便眾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不妨兄弟們敢不听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



初世為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謙得奇絕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  
 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眾豪傑苦苦相  
 留宋江因守父親嚴訓不會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薄  
 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  
 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眾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方救  
 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讐如此犯下大罪開了兩座州城必然  
 申奏去了今日不繇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眾位  
 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此語亦不必跪說偏  
 也如不願去的一一尋命假作一頓下只恐事發反遭宋江口  
 上山却前在清風收拾許多便疾收妙甚人去今在江州又要收拾許多人  
 去兩番都用大書蓋深表其以權術為生平也反遭下辭尚  
 未說言未絕李逵先跳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喫

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

跳能字新舊不勿管前似在事心聽今尚之一箇新說一句斧破當眾然非

人必能辨口先跳起來

四宋江道你這般麤鹵說話全在各弟

字妙便見眾人尚跪也

事發一句已說在前便仍以心肯意

江權術眾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鬧了兩處州

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

同死同生却投那里去宋江大喜謝了眾人當日先叫朱貴和

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

蓋舊宋江新花榮舊戴宗新李逵新第一起便是劉

唐舊杜遷舊薛永新侯健新第二起便是李俊新

李立新呂方舊郭勝舊童威新童猛新第三起便是兩

是黃聖舊張順新張橫新阮家三弟兄舊第四起便

第五起



便是穆弘新穆春新燕領舊王矮虎舊鄭天壽舊自辨舊心第

在前舊五起二十八箇頭領總結一句有帶了一子人等將這

在後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并

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

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

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十數箇火把

燒了莊院了撇下了田地了自投梁山泊來且不說五起人馬

登程節次進發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

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八件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

箇去處地名喚做黃山門宋江在馬上與晁蓋道這座山生得

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了着人催僨後面人馬上來一向

過去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階上鑼鳴鼓響溥小對京水山江

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到來好和他廝殺花

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你刀李逵拿着雙斧擁護

着宋江間中又寫四人擁護獨表宋江無能只是一齊趨馬向

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箇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等好漢

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開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

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箇等你多時會事的

只留下宋江都饒了你們性命何緣知之宋江聽得便挺身出

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處處寫宋江權術過人好在挺

字江四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不知

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高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不剛不柔



辭令至此 無人哭 那四籌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  
 撇了軍器飛逃前來拜倒在地又說道俺弟兄四箇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箇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  
 州為事喫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有晁蓋等十五  
 便有李逵獨自一箇劫法場以陪之有張順等六籌相識好漢  
 要劫字便有歐鵬等四籌不相識好漢要劫半文心文救無不  
 詭變只是不得箇寶信劫法場若單靠李逵幾誤大事劫牢若  
 之極單靠歐鵬等亦幾誤大事令人事過思  
 之前有餘 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有多  
 畏未定 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陽鎮去了後又燒了無  
 為軍劫掠黃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這里來節次使人路中來  
 探望猶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詰問得此一段遂衝撞哥哥萬  
 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畧備薄酒粗食權當接風請眾

好漢同到做寨盤桓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逕一請問  
 大名為頭的那人姓歐名鵬祖貫是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  
 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奇語又這箇名字喚  
 做摩雲金翅第二箇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  
 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畧精通書算積  
 萬累千織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  
 神算子第三箇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金陵建康人氏原是小  
 番子閒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  
 因此人都喚他做鐵笛仙第四箇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  
 州人氏莊家田戶出身能使一把鐵鋤有的是氣力亦能使鎗  
 輪刀因此人都喚做九尾龜怎見得四箇好漢英雄這四籌好



漢接住宋江小嘍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來把  
盞先遞晁蓋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眾人都相見了一面

遞酒沒兩箇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看他寫後四起不一齊來一箇箇盡

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眾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

山寨內那四籌好漢便叫椎牛宰馬管待却教小嘍囉陸續下

山接請後面那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

好漢已都來到了敘得省手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宋江飲酒中

問在席上閒話道今次宋江投迤了哥哥晁天王看他緊頂晁天王則晁天

王一席他日便更無餘人能奪之者寫宋江權術如鏡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

好漢肯棄了此處同性梁山泊大寨相聚否處處寫他收羅人馬上山可伸前番

大哭四箇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之詐綠

鐙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播起程

眾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那

蓋仍舊做頭一起真是用筆詳到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阻隔

着二十里遠近四籌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子嘍

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第六起純且新更無舊口忽然

增出一起意外奇筆宋江又合得這四箇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

晁蓋說道晁蓋直性人任憑宋江調撥看他第一起只是自己與晁蓋兩箇其餘三人悉是梯已心腹更不着一餘

人在旁於路便好多將言語兜縮他寫宋江權術真有出神入化之筆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

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却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看他自家先敘功一句可謂咄

咄逼人口筆墨之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

事摹畫至此奇哉看他一段說話先敘功高次表赤心功高則眾哥哥同死同生看他不得而爭之心亦則晁蓋不得而疑之矣



一路上說着閒話

此是宋江喫緊權詐語却說是閒話妙絕口愚嘗思世人一生鹿鹿皆閒話也宋江謀見

蓋交椅今復安在哉後人笑前人後人又笑後人笑自笑閒話自閒話世間之事胡可勝嘆不覺早來到朱

貴酒店裏了且說四箇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

和兩箇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宋萬先回報知每日差

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灘上岸搥鼓

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轎迎上寨來到得關下軍師吳學究等

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

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晁蓋已入玄中一路閒說之力如此宋江那里肯

又便道哥哥差矣感蒙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

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讓不才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

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膽那血每般干孫

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衆你正該山寨之患

至你不坐誰坐宋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看他句句權許之極

已讓晁蓋還只是論齒然則餘人可宋江若坐了豈不羞再

如矣儼然以功自居真乃咄咄相逼

三誰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

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看他毅然開口目無晁蓋咄咄逼人休分功勞高下

只一句便將晁蓋從前號令一齊推倒別出自己新裁使山泊

無舊無新無不仰其鼻息鼻雄之才如此耐菴不過戲筆

墨耳何其梟雄遂至如此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

才子胸中洵不可測也欲誇其多待日後出

坐也賊賊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也賊賊

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盡入宋江手矣大才調人做大事業

五才子奇書

卷十一 第四十四回

三



年甲次序互相推讓增此八字便顯花榮秦明黃信戴宗李逵

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

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侯健鄭天壽陶宗旺

共二十七人中間止蕭讓金大堅非宋江相識然要推過花

榮秦明黃信燕順呂方郭盛王矮虎鄭天壽八人列在右邊定

不得并不及之矣宋江共是四十位頭領坐下一大吹大攝且

喫慶喜筵席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說與眾

頭領耐黃文炳那廝事又不干他已却在知府面前將那京

師童謠解說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

箇木字不是箇宋字刀兵點水工興動刀兵之人必是三點水

着箇工字不是箇江字這箇正應宋江身上那後兩句道縱橫

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妙絕之筆要知

此一番不是酒席

上聞述榮情而已須知宋江只把現人公案向眾重宣一遍便

抵無數篝火狐鳴魚魯書帛之事無處不為宋江權術過不

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暇書以此黃文炳那廝攬

領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眾好漢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將

起來道好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每每寫宋江用詐處便被

謠一遍本是以符識牢籠眾人然却口中不要說出自得眾人

心中暗動偏忽然用李逵一句直叫出來兩兩相形文情奇絕

何而天上来奇絕妙絕雖然喫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

得快活正應天上言語下忽然說入自放着我們許多軍馬便

造反怕恁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

帝見當時國號大宋便誤認宋皇帝三字再拆不開一妙也宋

江姓宋忽說是宋皇帝晁蓋不姓宋亦說是宋皇帝二妙也

大皇帝又有大小兩箇三妙也吳先生做箇丞相何

學公孫道士便做箇國師何處我們都做箇將軍鐵牛思做將



免俗然吾不知其藏之胸中已復幾時直至今日始得快吐之也。除兩哥哥做皇帝外其餘本做將軍亦止為吳用公孫二人看來不似做將軍者故遂生出丞相國師殺去東京奪了鳥位也。強牛居然欲為周公真是夢想不到。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強似這箇鳥水泊裏。位是鳥位水泊是鳥水泊說得盡戴宗遠忙喝道鐵牛你這廝胡說你今日既到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言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為令以警後人李逵道阿呀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得一箇出來我只喫酒便了。此不是笑話又寫李大哥哥鑒貌辨色明哲保身也衆多好漢都笑宋江又題起拒敵官軍一事說道那時小可初聞這箇消息好不驚恐不期今日輪到宋江身上。將前文直結吳用道兄長當初依了弟兄之言只仲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

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道黃安那廝如今在那里。已問歎忍間可見此晁蓋道那廝住不穀兩三箇月便病死了。將今日直結到

前宋江嗟歎不已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完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

羅完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完戴宗那里肯要

定教收放在庫內公支使用。又表戴宗。此等是戴宗與宋江做人一樣處晁蓋叫衆

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完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

牛宰馬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晁蓋教山前山後各撥定

房屋居住山寨裏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

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要稟衆弟兄小

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何未知衆位肯否晁蓋便問道

五才子奇書 卷十一 第四十回



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說出這箇云  
處有分教鎗刀林裏再巡一遍殘生山嶺邊傍傳授千年勲業  
正是只因立女書三卷留得清風史數篇畢竟宋公明要往何  
處去走一遭且聽下回分解

望如日宋江恪遵父訓死不落草今者劫法場而不死  
盟心龍廟智取無爲孝子之繼志述事不聞有此率衆上  
梁山雖退居第三而於發落別駕時備述童謠排列位次  
時重加更立曹操銅雀臺稱功頌德自附文王太畧相似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十二

聖歎外書

第四十一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嘗觀古學劔之家其師必取弟子先置之斷崖絕壁之上  
迫之疾馳經月而後授以竹枝追刺俛俛無不中者夫而  
後歸之室中教以劍術三月技成稱天下妙也聖歎歎曰  
嗟乎行文亦猶是矣夫天下險能生妙非天下妙能生險  
也險故妙險絕故妙絕不險不能妙不險絕不能妙絕也  
游山亦猶是矣不梯而上不縋而下未見其能窮山川之



窈窕洞壑之隱秘也梯而上縋而下而吾之所至乃在飛  
鳥徘徊蛇虎躑躅之處而吾之力絕而吾之氣盡而吾之  
神色索然猶如死人而吾之耳目乃一變換而吾之胸襟  
乃一蕩滌而吾之識畧乃得高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  
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閣筆不捲  
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盡變出妙入神之文也筆欲下  
而仍閣紙欲舒而仍捲墨欲磨而仍停而吾之才盡而吾  
之髯斷而吾之目瞠而吾之腹痛而鬼神來助而風雲忽  
通而後奇則真奇變則真變妙則真妙神則真神也吾以  
此法遍閱世間之文未見其有合者今讀還道村一篇而  
獨賞其儉妙絕倫嗟乎支公畜馬愛其神駿其言似謂曰

馬以外都更無有神駿也者今吾亦雖謂自水滸以外都  
更無有文章亦豈誣哉

前半篇兩趙來捉宋江躲過俗筆只一句可了今看他寫  
得一起一落又一起又一落再一起再一落遂令宋江自  
在厨中讀者本在書外却不知何故一時便若打併一片  
心魂共受若干驚嚇者燈昏燈響壁動鬼出筆墨之事能  
令依正一齋震動真奇絕也

上文神厨來捉一段可謂風雨如磐蟲鬼駭逼矣忽然一  
轉却作花明草媚團香削玉之文如此筆墨真乃有妙必  
臻無奇不出矣

第一段神厨搜捉文妙於駭緊第二段夢受天書文妙於



整麗第三段羣雄策應便更變駭緊為疎奇化整麗為錯  
 落三段文字凡作三樣筆法不似他人小兒舞鮑老只有  
 一副面具也

此書每寫宋江一片奸詐後便駭接李逵一片真誠以激  
 射之前已處處論之詳矣最奇妙者又莫奇妙於寫宋江  
 取命後便寫李逵取娘也夫命與娘所謂一本之親者也  
 譬之天矣無日不戴之無日不忘之無日不忘之無日不  
 戴之非有義可盡亦并非有恩可感非有理可講亦并非  
 有情可說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我孝孝口說而已乎執  
 塗之人而告之曰我念我父然則爾之念爾父也殆亦暫  
 矣我聞諸我先師曰天孝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推而放之

四海而準者以孝我父者孝我君謂之忠以孝我父者孝  
 我兄謂之悌以孝我父者孝我友謂之敬以孝我父者孝  
 我妻謂之良以孝我父者孝我子謂之慈以孝我父者孝  
 我百姓謂之有道仁人也推而至於伐一樹殺一獸不以  
 其順之不孝故知孝者百順之德也萬福之原也故知孝  
 之為言順也順之為言時也時春則生時秋則殺時喜則  
 笑時怒則罵生殺笑罵皆謂之孝故知行孝非可以口說  
 為也我父我母非供我口說之人也自世之大逆極惡之  
 人多欲自言其孝於是出其狡猾陰陽之才先施之於其  
 父其母而後亦遂推而加之四海馴至殃流天下禍害相  
 攻大道既失不可復治嗚呼此口說之孝所以為強盜之



孝而作者特借宋江以活畫之蓋言強盜之爲強盜使以惡心向於他人若夫口口說孝之人乃以惡心向於父母是加於強盜一等者也我觀遠行者必焚香而祝曰好人相逢惡人遠避蓋畏強盜之至也今父母孕子亦當焚香祝曰心孝相逢口孝遠避蓋爲父母者之畏口口說孝之子真有過於強盜也者彼說孝之人聞吾之言今定不信迨於他日不免有子夫然後知曩者其父其母之遭我之毒前此體文之極也嗚呼作者之傳宋江其識惡毒戒之心豈不痛哉故於篇終緊接李逵取娘之文以見齷齪凶惡如李鐵牛其人亦復不忘源本然則孝之爲德下及禽蟲無不具足宋江可以不必屢自矜許且見粗鹵凶惡如

李鐵牛其人乃其取娘陡然一念實反過於宋江取爺而千萬倍然則孝之爲德惟不說者其內獨至宋江不爲人罵死不爲雷震死亦當自己羞死也矣

李逵取娘文前又先借公孫勝取娘作一引者一是寫李逵見人取爺不便想到娘直至見人取娘方解想到娘是寫李逵天真爛漫也一是寫宋江作意取爺不足以感動李逵公孫勝偶然看娘却蚤已感動李逵是寫宋江權詐無用也易象辭曰中孚信及豚魚言豚魚無知最爲易信中孚無爲而天下化之解者乃作豚魚難信蓋久矣權術之行於天下而大道之不復講也

自家取爺偏要說死而無怨偏一日亦不可待他人取娘



便怕他有疎失便要他再過幾時傳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觀其不恕知其不忠何意裨官有此論道之樂

話說當下宋江在筵上對眾好漢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日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鄆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眾弟兄還肯容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倒教家中老父喫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眾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逕去取了來

下文宋江本欲一人自去却先於晁蓋口中作一寬筆然後轉出獨自去來行文何等委婉。又此處先表過眾兄弟不去便令立女廟側大樹背後出其不意所謂欲起後文光於前文作地矣

木江道仁兄再

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又到濟州道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

今也不須點之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

連夜上山來那時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必

然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有疎失無人可救

宋江道若為父親死而無怨

看他方得性命又早說死而無怨讀之失笑

當日苦留

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箇籊笠帶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刃便

下山去眾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圍且說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

店裏上岸出大路投鄆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

行無事一日迤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趨行

到宋家村時却早且在林子裏伏了等待到晚却投莊上來敲

後門看他歸家踪跡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



喫那一驚慌忙道哥哥你回家來怎地畫宋江道我特來家取  
 父親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里都知道  
 了本縣差下這兩箇都頭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門不得轉動  
 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  
 候拿你日裏夜間一二百上兵巡縛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  
 下衆頭領來救父親并兄弟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  
 門轉身便走迤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  
 只顧揀僻淨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箇更次寫得妙只聽得  
 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  
 火把焰亮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  
 不聽見益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則箇遠遠

望見一箇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山那輪明月宋江方  
 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箇去處有名喚做還道  
 村寫得妙。月暗原來團團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遭澗水中  
 間單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  
 二條路宋江認得這箇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後趕來的人已  
 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迤入村裏來尋路  
 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雙手只得推開廟門開  
 先留一筆乘着月光入進廟裏來尋箇躲避處前殿後殿相了一回  
 安不得身心裏越慌一進來便入神厨此小兒捉迷藏耳先頓  
 入神厨寫一時匆句安不得身直等趙能到了方乘急鑽  
 匆情景可謂活畫只聽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這廟裏真  
 急宋江聽得時是趙能聲音趙能聲音前未急沒躲處見這殿  
配江州時識之



上一所神厨神厨如何躲得過故必寫到趙能到了急沒躲宋

江揭起帳幔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厨裏安了短棒做一堆兒

伏在厨内身體把不住簌簌地抖一〇看他只聽得外面拿着

火把炤將入來殺急宋江在神厨裏一頭抖二一頭偷眼看時趙

能趙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處炤看看炤上殿來殺急

不可言宋江抖道三我今番走了死路望神明庇佑則箇神明庇

佑神明庇佑活寫出情急人口中一箇箇都走過了没人看着

神厨裏如此奇峯忽然一跌〇看他一路宋江抖定道四可憐

天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厨裏一炤方得上句一跌下句忽然

得一炤陡然接入令宋江一句宋江抖得幾乎死去五趙得一

隻手將朴刀捍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炤偏是急殺句偏火

烟冲將起來冲下一片黑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裏眯了眼便將

火把丟在地下一脚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忽然又對上兵們

道這厮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却走向那里去了眾士兵道多應

這厮走入村中樹林裏去了這里不怕他走脫這箇村喚做還

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却無路上得去都

頭只把住村口頻提把住村口四字使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

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得道也是引了士兵

下殿去了起跌落時再與着宋江抖定道六却不是神明庇佑

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塑意是再塑金身四只聽得

有幾箇士兵在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里了陡然又轟起趙能

趙得和眾人又搶入來宋江簌簌地又把不住抖七趙能到廟



前問道在那里士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箇塵手跡何等真乃天外飛來奇妙一定是却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去了趙能道

說得是再仔細搜一搜看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時急殺宋江這

一番抖真是幾乎休了八那夥人去殿前殿後搜遍急殺不曾翻

過磚來寫得好笑眾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急殺上殿來急殺下殿

去又上殿來奇恣至於如此趙能道多是只在神厨裏却纔兄弟看不仔

細我自炤一炤看急殺前趙得炤乃突然一炤此趙能炤却

一箇士兵拿着火把趙能便揭起帳幔五七箇人伸頭來看趙

得只是一箇人匆匆一看而已此却五不看萬事俱休纔看一

看故作驚只見神厨裏捲起一陣惡風將那火把都吹滅了黑

騰騰單了廟宇對而不見趙能道却又作怪平地裏捲起這陣

惡風來想是神明在裏面定嗔怪我們只管來炤因此起這陣

惡風顯應我們且去罷又跌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趙得

道只是神厨裏不曾看得仔細再把鎗去搨一搨趙能道也是

欲落未落忽然又起奇兩箇却待向前只聽得殿後又捲起一

陣怪風吹得飛砂走石滾將下來搖得那殿宇岌岌地動單下

一陣黑雲布合了上下冷氣使人毛髮豎起趙能情知不好叫

了趙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樂眾人一閃都透下殿來望廟門

外跑去方跌有幾箇擲翻了的也有閃胸腿的爬得起來透命

走出廟門只聽得廟裏有人叫饒恕我們餘波奇絕趙能再入

來看時兩三箇士兵跌倒在龍墀裏被樹根鈎住了衣服死也

掙不脫手裏丟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饒絕倒如此死急事偏

有本事寫得一起一落



突兀盡致臨了猶作峯巒宋江在神厨裏聽了又抖又笑九趙能

把士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有幾箇在前面的士兵在前的

四字令人絕倒即暗翻說道我說這神道最靈我說二字絕倒

也。活寫出小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引得小鬼發作起來

發作我們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須不喫他飛了去趙能趙得鬼

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下裏守定眾人都望村口去了無數奇

盡只說宋江在神厨裏口稱慚愧道雖不被這厮們拿了却怎峯一齊

能殺出村口去正在厨內尋思百般無計只聽得後面廊下有

人出來上文無數奇峯一齊盡跌忽然此宋江又抖道十又是

苦也早是不鑽出去只見兩箇青衣童子逕到厨邊舉口道小

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說話宋江那里敢做聲答應請外面童

子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應請外面童子又

道宋星主休得遲疑娘娘久等三宋江聽得鶯聲燕語不是男

子之音便從神椅底下鑽將出來看時却是兩箇青衣女童侍

立在牀邊宋江喫了一驚却是兩箇泥神分明聽得三番相請

一跌寫鬼神便有鬼只聽得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寫

神氣真是奇絕之筆宋江分開帳幔鑽將出來只見是兩箇青衣螺

便活是鬼神閃髻女童處亦不敢信其真假齊齊躬身各打箇稽首宋江問

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宋

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道如何差

了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

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青



衣道只在後面宮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  
後殿側首一座子牆角門青衣道宋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  
八角門來看時星月滿天香風拂拂四下裏都是茂林修竹宋  
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又有這箇去處早知如此却不來這裏  
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一路都作疑鬼疑神似信不信之筆宋江行時覺道香塢  
兩行夾種着大松樹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甬背大  
街宋江看了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都  
實寫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路來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  
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要識夢回時記取來時路岸上栽種奇花異  
草蒼松茂竹翠柳天桃橋下翻銀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  
過得橋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櫺星門宋江入得

櫺星門看時擡頭只一所宮殿宋江尋思道我生居鄆城縣不  
曾聽得說有這箇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都不定寫青衣催促請  
星主行一引引入門內有箇龍墀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  
着繡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燭熒煌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  
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階前又有幾箇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  
進來宋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龍鳳  
磚階青衣入簾內奏道請至宋星主在階前宋江到簾前御階  
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  
天慈俯賜憐憫御簾內傳旨教請星主坐宋江那里敢擡頭委  
教四箇青衣扶上錦墩坐宋江只得勉強坐下殿上喝聲捲簾  
教箇青衣早把珠簾捲起搭在金鈎上娘娘問道星主別來無



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覲聖容娘娘道星主既  
然至此不必多禮宋江恰纔敢擡頭舒眼委看見殿上金碧交

輝點着龍燈鳳燭兩邊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執旌擎扇侍

從正中七寶九龍牀上坐着那箇娘娘身穿金縷絳綃之衣手

秉白玉圭璋之器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嘗歎神女感甄等賦筆  
墨淫穢未愧大雅似此

絕妙好辭令人敬愛交至。天然句妙在妙目字仙  
容句妙在正大字豈惟釋史未有亦是諸書所無口中說道

請星主到此命童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着蓮花寶瓶捧酒

過來斟在杯內一箇為首的女童執杯遞酒來勸宋江宋江起

身不敢推辭接過杯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道這酒馨香

馥郁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又是一箇青衣捧過一盤仙棗上

勸宋江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體面伸着指頭取了一枚就而

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

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過來勸宋江宋江

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

棗宋江便覺有些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

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

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青衣去屏風背後青盤中托出黃羅襪

子包着三卷天書度與宋江宋江看時可長五寸濶二寸不敢

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

汝可替夫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勿忘

勿泄只因此等語遂為後人續貂之地殊不知  
此等悉是宋江權術不是一部提綱也宋江再拜謹受

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為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誓罰下方不

五才子奇書 卷十二 第四十一回



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郢都吾亦不能  
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

不可見寫宋江用權詐獨不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在世從

相傳異書悉以此語為出所囑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

難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金闕

再當重會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來出得

櫺星門送至石橋邊依稀記得來時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

是娘娘護祐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星主看石橋

下水裏二龍相戲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青衣望下

一推宋江大叫一声却撞在神厨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入夢

說是夢至出後始說此法時不宋江爬將起來看時日影正午料星

諸書通用而不知出於此

三更時分好宋江把袖子裏摸時手內棗核三箇袖裏帕子包

着天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裏酒香宋江想

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似夢非夢若把做夢來妙。前文何等匆

疾雷激電之後偏按一番烟如何有這天書在袖子裏口中又

酒香棗核在手裏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

做夢來妙。兩番活是我自分明在神厨裏一交擲將入來有

甚難見處想是此間神聖最靈顯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

又作一類揭起帳幔看時九龍椅上坐着一位妙面娘娘正和

筆筆飛舞是真是假出夢時妙面娘娘是假是真只古廟中三

方纔一般靈生現令俗子何處着筆也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

主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天

五才子奇書



言天何言哉不會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

厄如今天色漸明我却出去借勢便探手去厨裏摸了短棒細

把衣服拂拭了細一步步走下殿來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

看時舊牌額上刻着四箇金字道玄女之廟牌額金字有來時

皆寫盡一時情事宋江以手加額稱謝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

女娘娘傳受與我三卷天書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殺再見

天日之面必當來此重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護祐

稱謝已畢只得望離着村口悄悄出來廟未遠只聽得來前面遠

遠地喊聲連天又閃一影。二趙去後侍女一閃此處宋江尋

思道又不濟了住了脚且未可出去上忽自云我却出去此忽

鬼神恍惚之勢我若到他面前定喫他拿了不如且在這里

路傍樹背後躲一躲却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箇上兵見

先是奇絕急急走得喘做一堆之筆把刀鎗拄着一步步擡將入來

拄着妙活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箇神聖救命四字

兩段大文倒敘反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却又作怪他們

把着村口緊提此句真令等我出來拿我却又怎地捨入來再

看時趙能也捨人來只見次口裏叫道神聖神聖救命神聖救

命趙能又叫神聖救命令讀者疑是玄女顯化定有鬼兵在後

也此皆作者特特為此鬼怪之筆俗本乃作我們都是死也一

何可笑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却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來

那箇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拿着兩把夾

鋼板斧奇絕此來定不一人然衝鋒陷敵口裏喝道舍鳥休

走遠觀不觀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风李逵看他句句作鬼神恍惚



女又是夢中娘娘 又是泥塑娘娘 上文無數鬼神恍惚之事 忽然就黑旋風 上反襯一筆 真乃出神入化之文也 宋江想道 莫非是夢裏 鬼神之恍惚之色來 不敢走出去 又一句

去 那趙能正走到廟前 被松樹根只一絆 一交擱在地下 根只松

跌亦復寫得 前後掩映 李逵趕上就勢 一脚踏住脊背 手起大斧 却待要

砍背後 又是兩籌好漢 趕上來 把瓊笠兒掀在脊梁上 各挺一

條朴刀 看他寫得如連珠砲 上首的是歐鵬 下首的是陶宗旺

李逵見他兩箇趕來 恐怕爭功壞了義氣 就手把趙能一斧砍

做兩半 連胸脯都砍開了 跳將起來 把士兵趕殺四散 走了宋

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 又一句不背後只見又趕上三籌好漢

也殺將來 寫眾人來真寫得好活畫 前面赤髮鬼劉唐第二石

將軍石勇第三 催命判官李立 這六籌好漢 說道這廝們都殺

散了 只尋不見哥哥 却怎生是好 石勇叫道 兀那松樹背後一

箇人 立在那里 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 方寫宋江出來 說道感

謝家兄弟們 又來救我性命 將何以報大恩 六籌好漢見了宋

江大喜 道哥哥有了 四字妙可見意不在殺人 快去報與晁頭

領得知 石勇李立分頭去了 只四字便喚插各處趕殺而晁蓋

悉在其中矣 宋江問劉唐道 你們如何得知來 這裏救我 劉唐

答道 哥哥前脚下得山來 晁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下 寫晁蓋

不寫吳用須知 便叫戴院長隨卽下來 探聽哥哥下落 補晁頭領又自

已放心不下 寫晁蓋好放心不下 四再着我等眾人前來接

應補只恐哥哥有些疎失 半路裏撞見戴宗道 兩箇賊驢追趕

捕捉哥哥 補晁頭領大怒 分付戴宗去山寨 只教留下吳軍師

五十一 第四十一回



公孫勝阮家三兄弟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欄其餘兄弟  
補都叫來此間尋覓哥哥補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去了  
補村口守把的這廝們盡數殺了不留一箇補只有這幾箇進  
進村裏來隨即李大哥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里  
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淋漓錯晁蓋花榮秦明黃信薛永蔣敬馬  
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堅  
一行眾好漢都相見了宋江作謝眾位頭領晁蓋道我叫賢弟  
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  
兄弟只為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卧不安不繇宋江不來取  
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今尊今并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  
宋萬王矮虎鄭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省多少宋

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無怨得

性命又說死亦無一時眾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宋江

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禮稱謝神明庇祐之力容日專當拜

還心願一行人馬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

金沙灘都來迎接前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眾好漢個個都來相

見了宋江急問道老父何在一片權詐口孝順不在口說孝順

亦不在人前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不多時鐵扇子宋清策着

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眾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

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也做了不孝之子

負累了父親喫驚受怕宋太公道耐趙能那廝弟兄兩箇每

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提取我父子



二人解送官司聽得你在莊後敲門此時已有八九箇土兵在  
前面草廳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趕出去了補口宛然口吻  
遂宛然事情

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將我搭扶上轎擡了

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繇我問箇

緣繇逕來到這裏補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眾兄弟

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謝了眾頭領晁蓋眾人都來參拜宋太

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

當日盡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席賀喜大小頭領盡皆歡喜第三

日晁蓋又梯已備箇筵席寫得有  
情有致慶賀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

動公孫勝一箇念頭思憶老母在薊州寫宋江取父一片假後  
便欲寫李逵取母一片

真以形激之却恐文情太覺唐突故又先借公孫勝作一過接  
看他下文只用數語畧述便緊入李逵別構奇觀意可見也

今日借作李逵過接  
後日又借作楊  
林等眾人枝節可謂  
一用兩便矣離家日久了未知如何眾

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眾頭領說道感蒙眾位豪傑

相待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從跟着晁頭領到山

逐日宴樂一向不會還鄉看視老母亦恐我真人本師懸望欲

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眾頭領三五箇月再回來相見以滿小

道之願免致老母望念懸望晁蓋道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

在北方無人侍奉如曾說  
者妙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

分別雖然要行且待來日相送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

自歸房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且說公

孫勝依舊做雲遊道人打扮了腰裏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寶劍

肩膊上掛着棕笠手中拿把鼈殼扇便下山來眾頭領接住就

五才子奇書 卷十一



關下筵席各名把盞送別餞行已遍晁蓋道一清先生此去難  
留却不可失信木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  
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  
領看待許久小道豈敢失信回家參過本師真人安頓了老母  
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箇人去一發就搬取老尊  
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全為引出李逵並非為一清作計當思其用筆之妙公孫勝道老  
母平生只愛清幽喫不得驚謊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  
山莊家母自能料理上宋江語本為李逵作引故一清只如此  
志如何公明之父惟撇開一清之母只愛清幽一清能養其  
宋江許多孝行後偏恐其子落草而終亦至於受盡驚嚇也寫  
也寫出許多反襯之筆以深志宋江之惡逆  
小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道既然如此專聽  
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為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貲相送公孫

勝道不消許多但只設盤纏足矣晁蓋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  
腰包裏打箇稽首別了眾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薊州去了眾頭  
領席散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就關下放聲大哭起來奇  
奇事奇文亦是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逵哭道于  
妙人妙事妙文鳥氣麼這箇也去取翁那箇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  
出來的何等天真爛熳活寫出純孝之人來。晁蓋便問道你  
偏作諸語便顯宋江說忠說孝之假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  
一箇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哥又  
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里快  
樂幾時也好晁蓋道兄弟說得是寫晁蓋以我差幾箇人同你  
去取了上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詩云孝子不匱  
宋江於已則一日不可更遲於他人則毅然說使不得承錫爾類也今  
得天下有如是之仁人孝子者乎寫得可恨可畏李家兄弟



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先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况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箇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恐難得知你且過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看他與前自己取命時更不相同皆特特寫權詐人陷顧不及處李逵焦燥叫道哥哥你也是箇不平心的人以表宋江之假也確確忠恕之道強盜惡乎知之哉你的爺便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他在裏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的肚子你的爺我的娘說得鑿鑿有理使宋江無辨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燥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點兩箇指頭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教李逵施爲撼地搖天手來闖巴山跳澗蟲畢竟宋

江對李逵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宋朝生出宋江燕順做不成醒酒湯黃信解不到青州府揭陽鎮做不成饅頭餡潯陽江做不成餛飩江州做不成法場鬼豈趙能趙得所可緝獲故高臥過道村立女廟之神厨無端塵飛無端風起無端燈昏壁響以俟李逵等之羣雄畢至耳受天書遇玄女此寇萊公之詐也神道設教英雄欺人不謂做强盜亦少不得又曰九天玄女不在天上而在人間李逵歐鵬陶宗旺是也宋江有聽吳用留住梁山可免江州法場之嚇肯聽晁蓋接取家眷可免還道神厨之鬼乃空慕孝名幾遭慘禍自取之咎人乎何尤







